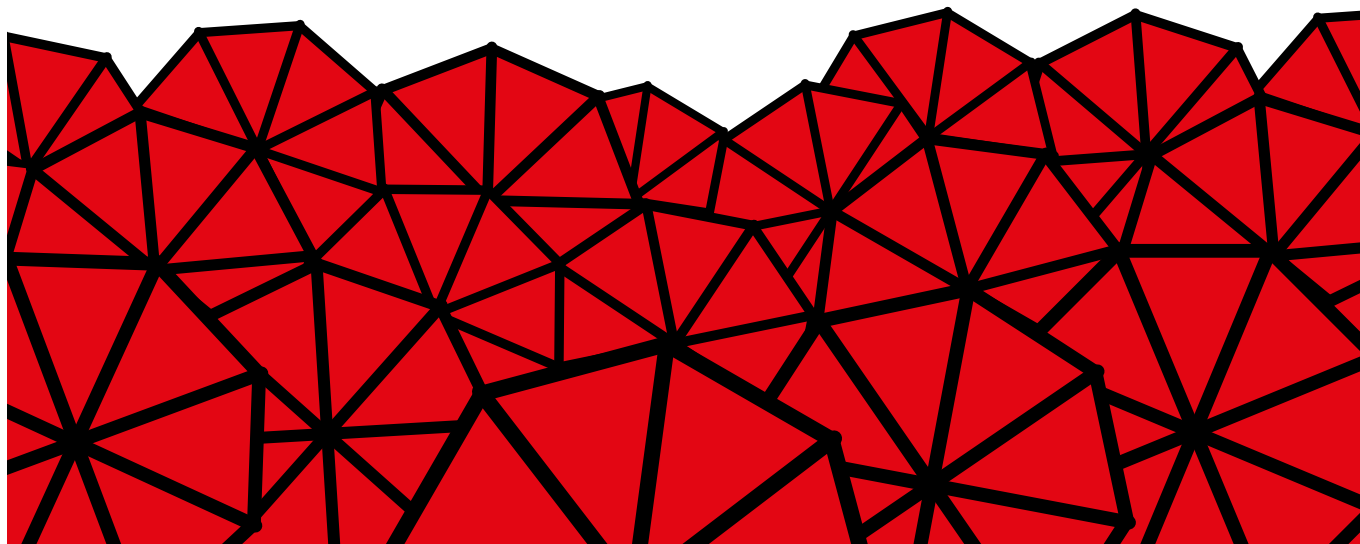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政策简报** COVID-19与性  
工作者/性工作  
者主导组织



# COVID-19与性工作者/性工作者主导组织

## 介绍

作为一个被刑事定罪的人口群体，性工作者过度受到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他们往往生活在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中，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性工作者之前所经历的制度、社会和经济障碍在流感大流行后加剧。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都经历了困难，完全没有收入以及刑事定罪和骚扰的增加。有证据表明，COVID-19对不平等、长期艾滋病毒和其他健康结果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而对生计的负面影响紧随其后。这暴露了性工作者获取社会保障时面临的制度障碍，以及各国如何未能在其COVID-19抗击工作中包括或咨询性工作者。这一流行病还导致对性工作者的污名和歧视、暴力、健康不平等和侵犯人权现象增加。艾滋病规划署在大流行初期<sup>1</sup>提请注意所有这些问题，同时呼吁各国立即采取一系列基于人权原则的关键行动，以保护性工作者的健康和权利。

本政策简报包括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性工作者直接反馈的COVID-19大流行经验，包括大流行对获得服务、艾滋病毒治疗和预防用品的影响。简报还强调，目前用于性工作者倡导和项目的资金已经极其有限，且在继续减少。在艾滋病毒工作资源已经有限的国家，将资源重新分配给COVID-19，大大减少了性工作者（和其他关键人群）获得重要预防、检测和治疗服务的机会。尽管到2020年，全球所有新感染者中有65%是关键人群及其性伴侣，其中11%的新感染者是性工作者，女性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是其余一般人群中女性的26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报告也指出，在2020年中低收入国家的艾滋病毒抗击工作的财务所需资源减少了29%。<sup>2</sup> 本简报记录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在社会保障机制和应急工作未能提供足够援助的国家中如何支持性工作者。最后，本简报考察了随着世界从大流行中走出来，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所面临的威胁，探讨了如何减低伤害，为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应对未来的危机做好准备，并询问可以吸取哪些教训，加强今后对性工作者权利的倡导。

## 方法学

NSWP在疫情早期就启动了针对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sup>3</sup>的影响调查，以监测COVID-19对其社群的影响。调查答复记录了性工作者的经历，以及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政府如何应对，支持性工作者社群渡过危机。调查还询问是否对性工作者采取了任何压迫措施，或者是否在疫情期间采取了任何积极措施支持性工作者。

除了调查之外，还进行了关键信息人访谈，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一流行病对每个区域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影响。

1 COVID-19抗击工作不得将性工作者抛在后面，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21年，2021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球艾滋病毒最新情况 - 对抗不平等 - 抗击艾滋病毒大流行40年的经验教训

3 COVID-19影响调查，NSWP

**有证据表明，COVID-19对不平等、长期艾滋病毒和其他健康结果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而对生计的负面影响紧随其后。**

## 国家抗疫工作及其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性工作者面临着严重的不利条件和日益严峻的挑战，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性工作和性工作者被刑事定罪和污名化的有害影响。性工作者，无论何时何地，尽可能响应社交距离的呼吁，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并停止工作。但他们得不到保护，

…他们得不到保护，被排除在国家社会保障计划和政府为其他劳动者制定的紧急措施之外。

被排除在国家社会保障计划和政府为其他劳动者制定的紧急措施之外。所有地区的性工作者都报告说，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们被迫冒着大流行的危险继续工作。大流行对努力养家糊口的女性性工作者产生了特别严重的影响，因为她们别无选择，无法得到任何替代支持。政府经常采取加强监视和暴力打击性工作者的措施。政府对大流行应急工作的关注，经常导致获得艾滋病毒治疗、性与生殖健康及其它基本健康服务的机会减少。性工作者反映对他们的污名和歧视有所增加。

### 压制性国家措施

为了应对COVID-19的蔓延，世界各国政府都实施了公共卫生措施、社交距离令和限制措施，禁止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许多人工作。在许多国家，政府采取逮捕、拘留和大量强制措施确保人们遵守“居家”和宵禁令。<sup>4</sup> 这给性工作者又多一层罪名，而在大流行之前，性工作者在大多数国家已经被刑事定罪。被发现工作的性工作者，面临的起诉可能是违反宵禁或封锁条例，以及任何现有的性工作法律。

对COVID-19影响调查在所有地区的反馈显示，在许多国家，政府关闭了妓院、酒吧和按摩院，同时没有向性工作者提供足够的支持。一些国家还出台了针对性工作者的额外镇压措施。孟加拉政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关闭全国各地的妓院。结果，估计有14万女性性工作者失去了收入，没钱满足她们的食物等基本需要。据广泛报道，孟加拉政府开始向在该国一些妓院工作的妇女提供紧急援助，包括向个人提供30公斤大米、25美元和租金冻结。然而，政府针对妓院关闭的缓解措施并没有惠及所有需要援助的人，妓院系统以外的人也不能从政府援助中受益。艾滋病毒/艾滋病研究及福利中心 (HARC) 指出，这项援助并没有到达所有有需要的人，就算到达了，也是不够的。HARC 报告说，“酒店和室内性工作者提到，他们处于人生中最大的危机，没有人帮助他们。由于他们不符合贫困家庭的标准，在需要的时候政府也不帮助他们。另一方面，一些街头性工作者得到了政府的救济，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够的。”<sup>5</sup>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萨尔瓦多等国家也报告说，关闭妓院、酒吧、按摩院的同时，还对以街头性工作著称的地区进行了镇压。<sup>6</sup> 这些压制性措施以及政府未能为性工作者提供任何经济救济，使他们无处可工作或没有办法赚钱生存。

**“在工作的所有场所关闭且街头也不让去的情况下，他们是权利侵犯的受害者，因为不允许他们工作，他们威胁说，如果我们不听，就会把我们送进监狱。我们吃什么？政府没有为女性性工作者做任何事让我们家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女性性工作者，厄瓜多尔

4 大赦国际，2020年，美洲：当局必须保护人们免受COVID-19的伤害，而不是采取镇压措施

5 COVID-19影响 - 孟加拉，NSWP

6 NSWP，2020，COVID-19影响 - 拉丁美洲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向跨性别者提供援助的组织TRANSSA报告说，许多街头跨性别性工作者失去了收入来源，依靠慈善机构提供食物和防护设备来抵御感染。<sup>7</sup>

在东欧地区，性工作场所的关闭和对流动的限制使性工作者处于更加不稳定的境地。

**“合法从事性工作的场所被关闭了（色情按摩、俱乐部）。此外，所有公民的流动都被限制，只有签署声明并有“真实”和“紧急”的理由才能离开家园。这导致警察和军队实际上骚扰了所有公民，性工作者除了他们以前已经受到警察的骚扰之外，现在面临双重暴力。”**

女性性工作者，罗马尼亚

## 被排除在社会保障计划和政府救济基金之外

虽然许多政府为因抗击大流行而无法工作的人实施紧急救济基金，但这些基本上排除了性工作者。成员组织一再强调，性工作不被承认为工作是性工作者获得更多安全和保护的主要障碍。正如英国妓女团体所

**…“性工作者被刑事定罪，被剥夺了劳动者身份，因此我们被剥夺了其他劳动者可能享有的地位和权利。”**

强调的，“性工作者被刑事定罪，被剥夺了劳动者身份，因此我们被剥夺了其他劳动者可能享有的地位和权利。”<sup>8</sup> 将性工作刑事定罪意味着许多性工作者无法获得政府支持，因为这些支持项目通常需要证明收入损失、失业或困难。<sup>9</sup>

美国Tuscon的性工作者外展项目（SWOP）报告说，“性工作者不能得到租金/抵押贷款救济、水电费减免或失业支票。”即使在美国或性工作合法化的国家，也只有注册的性工作者（有税号和正式居留权）才有资格获得政府援助。这意味着许多没有合法缴税或居留身份的移民性工作者被排除在紧急支持计划之外。一些国家的计划还特别排除了从事合法工作的性工作者。

**“在此次紧急情况下为救助美国人通过的联邦救济法案，限制资助任何从事性行业的人，即使他们是脱衣舞女或性玩具制造商等合法工作。”**

性工作者，美国

在加拿大，虽然政府救济金提供给那些不能工作的人，但性工作者对申请这些补助金持谨慎态度，因为向政府官员表露性工作者身份是有风险的。

**“在加拿大，政府提供了名为CERB的救济资金。但大多数性工作者不想申请CERB，因为要申请它，你必须提供社会保险号码，你必须提供纳税的证据，它涉及性工作者的个人信息，很多性工作者不想这样做，因为和国家这么打交道不安全。因此，他们被排除在每月发放的2000美元之外。”**

STELLA, L'AMIE DE MAIMIE, 加拿大

大流行凸显了限制性监管途径处理性工作的缺陷。当性工作者在大流行期间得不到经济援助时，他们被迫继续非法工作以生存。因此，性工作被推入地下，对健康和安全的风险更高。<sup>10</sup>

7 COVID-19大流行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跨性别性工作者造成毁灭性打击，NSWP

8 COVID-19对欧洲性工作者的影响，NSWP

9 COVID-19对北美和加勒比性工作者的影响，NSWP

10 Jenny Iversen等，COVID-19、艾滋病毒和关键人群：交叉问题和针对特定人群的对策的必要性，国际艾滋病学会期刊23（2020）：1-6。

## 脆弱性增加和工作环境不稳定

大流行使性工作者无法正常工作，然而那些以性工作为生的人不得不继续工作，被迫在自己的健康和不能购买食物或支付房租之间做出选择。

**“在厄瓜多尔，性工作者权利活动家发起了一场 #stayathome (居家) 运动，但这场运动只持续了十五天，因为他们不能坚持要求性工作者呆在家里不再工作，因为大流行的经济影响太严重了。许多性工作者仍然在街上想‘我们该怎么办？’，经济需要大过了对COVID的恐惧。”**

COLECTIVO FLOR DE AZÁLEA, 厄瓜多尔

在厄瓜多尔，性工作者报告说，黑手党和帮派利用性工作者大流行期间的脆弱性，接管性工作行业，控制和剥削性工作者。在大流行之前，研究表明，在性工作者被刑事定罪的地方，剥削性第三方参与性产业的

比率上升，包括暴力和人口贩运的比率。<sup>11</sup> 拉丁美洲性工作者区域网络PLAPERTS报告了这一大流行的早期情况：“大流行袭击拉丁美洲已经两个月了，许多性工作者现在又开始工作了。但是他们工作环境比以前更糟了。他们更脆弱，他们的权利得不到尊重。COVID可能不会杀死我们，但饥饿和绝望会杀死性工作者。”<sup>12</sup>

**“...他们工作环境比以前更糟了。他们更脆弱，他们的权利得不到尊重。COVID可能不会杀死我们，但饥饿和绝望会杀死性工作者。”**

全球反贩运妇女联盟记录了反贩运运动的某些工作如何利用这一大流行的机会，推进惩罚性反贩运政策，这些政策只会孤立性工作者，并将性工作者推向地下。<sup>13</sup>

## 警方监控和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增加

在许多国家，执法部门过度紧盯那些被迫违反大流行限制去工作的性工作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报告说，“性工作者在COVID-19期间特别容易受到逮捕和虐待。由于他们的收入岌岌可危甚至完全没有，而且往往因工作的法律地位而没有资格获得经济支持，许多性工作者报告说，他们不得不在身体疏远和满足基本需求之间做出选择，在全球，许多性工作者被捕。”<sup>14</sup>

在挪威，NSWP成员组织PION报告说，警方在推行大流行制度和证明其措施的合理性时，将性工作者称为“传染性炸弹”和“对公众健康的威胁”，从而过度地将目标对准了性工作者。<sup>15</sup> 据PION称，“移民警察在街上追捕性工作者，并搜查性工作者的公寓，声称性工作者违反了隔离和感染规定。警察利用控制传染病方面的国家法律作为骚扰和驱逐性工作者的借口。”

11 NSWP, 2017, 刑事定罪对性工作者易受艾滋病毒和暴力的影响

12 COVID-19对拉丁美洲性工作者的影响, NSWP

13 COVID-19时代的盛宴: 反贩运运动需要后进一步, 全球反贩运妇女联盟。

14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020年, 大流行中的权利 —— COVID-19抗击工作早期的封城, 权利和从艾滋病毒的经验教训, 22.

15 挪威逮捕和驱逐性工作者, NSWP

在非洲地区，性工作者也面临传播病毒的污名化指控，导致警察人数增加。在乌干达，警察比以前更频繁地搜查性工作者的住宅，包括使用催泪瓦斯和大量使用武力。肯尼亚和乌干达边境城镇的性工作者还报告说，面临更多来自警察和社群的污名和暴力活动。<sup>16</sup> 政府的大流行抗击工作没有尊重性工作者的人权。

**“这里有很多未经性工作者同意就将性工作者非法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性工作者居住的妓院也已经关闭。我们还看到一些案例，其中女性性工作者的子女被政府带走。发生了许多针对性工作者的侵犯人权事件。”**

非洲性工作者联盟 (ASWA)，区域网络：非洲

艾滋病规划署记录了专门针对性工作者的管治，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区域。“在喀麦隆，50多名性工作者因违反隔离令进入酒店而在雅温得被捕。在肯尼亚，50多名性工作者因违反封城令而被捕，其中24人据说在马库尼县的一次突袭中逮捕。在乌干达，民间组织报告说，至少有117名性工作者、调酒师和其他弱势妇女因违反封城令而被捕，其中包括71名在一天的突袭内被捕……”<sup>17</sup>

## 对艾滋病/性病服务的影响

这一大流行严重扰乱了许多国家的卫生服务，随着人口流动受限，卫生服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限制或完全停止。全球基金报告说，2020年4月至9月，非洲和亚洲的艾滋病毒检测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1%，预计2021年与艾滋病有关的死亡人数将增加。<sup>18</sup>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模型显示，通过继续提供艾滋病毒服务，COVID-19死亡的风险至少比与艾滋病有关的死亡低100倍。然而，“据报告，一些国家对艾滋病毒服务的干扰高达75%。”<sup>19</sup>

一份审查全民健康覆盖进展的报告<sup>20</sup> 证实，COVID-19大流行暴露了卫生系统的弱点，表明许多政府在危机前忽视了对卫生、社会安全网络和应急准备的投入，拥有强大卫生系统的国家在应对这一紧急情况方面原本可做得更好。

来自澳大利亚、中国、孟加拉、香港、越南和泰国的调查答复报告说，性工作者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获得减低伤害服务、艾滋病毒和性病检测和治疗的的能力。孟加拉HARC报告说，获得基本保健服务、避孕套和润滑油等物资、减低伤害服务以及性病检测和治疗的的机会减少。<sup>21</sup> 在塞内加尔，Soppeku报告说，性工作者面临艾滋病毒治疗、性传播感染筛查和治疗以及基本食品和卫生用品可及性降低的问题。<sup>22</sup>

“政府已经为食品卫生捐赠物资的安排分配了分配，但这些分配是按最低需求安排的，而且还不够。”对此，Soppeku向塞内加尔的三个地区分发食品和卫生用品。

**…通过继续提供艾滋病毒服务，COVID-19死亡的风险至少比与艾滋病有关的死亡低100倍。然而，“据报告，一些国家对艾滋病毒服务的干扰高达75%。”**

16 大赦国际，2020年，COVID-19打击：警力滥用和全球大流行

17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20年，大流行中的权利——COVID-19抗击工作早期的封城，权利和从艾滋病毒的经验教训，23。

18 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2021年，Covid-19对艾滋病毒、结核病和疟疾服务及卫生系统的影响：非洲和亚洲502个卫生设施的缩影。

19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21年，继续提供拯救生命的艾滋病毒服务的好处比COVID-19传播的风险——100比1

20 UHC2030，2020，全民健康覆盖承诺状况：2020年综述

21 COVID-19影响——孟加拉，NSWP

22 COVID-19影响——塞内加尔，NSWP

## 污名歧视增加

艾滋病规划署提请注意，在大流行期间随着恐惧和不确定性的出现，对关键人群的污名和歧视在加剧。“先前就面临污名和歧视的群体（例如艾滋病毒感染者、性与性别少数群体、性工作者、移民），受到口头和身体虐待。”<sup>23</sup> 性工作者越来越被视为对公众健康构成风险的“疾病媒介”。

拉丁美洲PLAPERTS的成员通过他们的外展工作来支持性工作者，他们不仅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而且还面临更多的污名和歧视。

COVID-19被用作推动进一步限制性工作和增加性工作者刑事定罪的理由。<sup>24</sup> 耶鲁医学院和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即使封城结束后，印度五大城市的红灯区也要保持关闭状态。然而，没有理由因为公共卫生风险而继续关闭妓院，正如全国性工作者网络所言，“由于我们团体做了大量工作，性工作者在COVID-19期间的防范措施和安全措施方面受到的教育要好得多。”<sup>25</sup> 此外，研究还受到印度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严厉批评，他们指出，研究结论没考虑，如果1万名失业性工作者的主要生计来源突然被拿走，他们如何养活自己。诸如此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例子，说明性工作者是如何以公共卫生为名成为替罪羊并受到刑事定罪威胁的。

##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应对

虽然政府选择对性工作采取限制和惩罚性措施，同时不向性工作者提供社会保障，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却加大了对性工作者的支持力度，填补了未能为性工作者提供紧急支持的政府工作空白。欧洲100多个非政府组织共同向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和危机协调委员会成员致信，呼吁在COVID-19期间向性工作者提供紧急支持，指出“忽视最边缘化的社群不仅将被证明是短视的，而且不利于欧盟结束大流行的努力。”<sup>26</sup>

…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却加大了对性工作者的支持力度，填补了未能为性工作者提供紧急支持的政府工作空白。

## 面向性工作者的应急基金，住房支持和卫生服务

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以各种方式支持性工作者。以下是性工作者社群响应的几个例子。<sup>27</sup>

法国性工作者报告说，接受跨性别和法国性工作者联合会等组织填补了政府从危机开始时就忽视的社会保障空白。英国性工作者报告说，他们也被排除在政府救济之外：“性工作者社群已经介入了政府的缺位。我们建立了为我们服务的困境基金，形成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为变革和平等可及以及我们社群中所有人的权利进行游说。”马其顿的STAR-STAR发起了一场慈善运动，为受贫困影响最大的性工作者募捐，并提供紧急食品和卫生用品。

23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20年，解决COVID-19抗击中的污名和歧视问题——将在艾滋病毒有关的污名和歧视中有用的举措应用到COVID-19抗击中的6个场景

24 Eliot Douglas, 德国立法者呼吁将购买性服务永久非法, DW, 20.05.2020.

25 Jagriti Chandra, 耶鲁大学将调查有争议的性工作者研究, The Hindu, 2020年7月9日。

26 Rebecca Kelly, 超过100个非政府组织支持一项声明, 呼吁在COVID-19危机期间向性工作者提供紧急支持, 同性恋社群新闻, 2020年4月28日。

27 性工作者社群响应, NSWP

欧洲性工作者权利联盟 (ESWA, 前 ICRSE) 为性工作者权利活动家组织了几个网络研讨会, 以了解在危机期间提供紧急支持、众筹和政治倡导的经验。<sup>28</sup> ESWA 还借此机会建立或加强与组织的联系, 以优先考虑性工作者在流感大流行期间和之后的权利。在一项名为“没有人留在外面”的倡议中, ESWA 与代表欧洲最边缘化社群的组织合作, 为改善无家可归者、性少数、毒品使用者、囚犯、性工作者和无证移民的医疗保健服务可及性而开展运动。他们共同发表了一封致欧盟的公开信, 要求为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接种疫苗。<sup>29</sup>

**“在某些方面, 它使我们能够与其他行动者展开对话, 例如欧洲公共卫生联盟, “没有人留在外面”(我们是其中的伙伴)。我们还与世卫组织讨论过心理健康问题, 而这在过去并没有真正发生过。此外,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更加包容性工作者。”**

欧洲性工作者权利联盟 ESWA (区域网络: 欧洲与中亚)

性工作波兰通过众筹为性工作者启动了一个紧急基金。“我们提出倡议, 不是作为一种救济或津贴, 而是作为社群关怀的表达。知道大流行如何袭击我们的社群, 知道我们不能指望体制帮助, 我们希望性工作者感到他们不是只能靠自己”。<sup>30</sup> 性工作波兰强调, 性工作者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因为污名和缺乏对性工作是工作的承认而被隐形, 但与此同时, 通过警察的监视和控制, 他们被刑事司法系统公开曝光。

在拉丁美洲, 墨西哥的 Brigada Callejera 通过图像向性工作者展示如何在大流行期间安全工作, 并支持失去家园的性工作者。<sup>31</sup> 在阿根廷, AMMAR Cordoba 发起了一个名为“性工作者的命也重要”的募捐活动, 为性工作者收集食物和资金支持。许多街头性工作者现在失业了, 又缺乏转向网上工作的资源。募集到的资金支持了全国 300 多个性工作者家庭以及 15 个基层组织。<sup>32</sup>

**在阿根廷, AMMAR Cordoba 发起了一个名为“性工作者的命也重要”的募捐活动, 为性工作者收集食物和资金支持。**

**“我从来没有在妓院工作过。我一直偏向街头工作, 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社群, 我们有互相关心和尊重的基本准则……我已经和我的客户失去了联系。我知道一些性工作者已经开始在网上工作, 但我的手机上不了网。我打电话给一些客户, 但我没有办法收款, 因为我没有银行账户。因此, 我没法进行搞线上性行为并为此收费。”**

女性性工作者, 阿根廷

在美国和加拿大, 许多国家和区域各级的 COVID-19 紧急和互助基金是由性工作者主导组织设立的。在加拿大, PACE 协会性工作者救济基金在短短 9 个月内向温哥华市区的性工作者发放了超过 15 万美元的紧急财务救济。<sup>33</sup> 在美国, 截至 2021 年 8 月, COYOTE RI 已处理了 330 多份申请, 并向性工作者提供了超过 72000 美元的小额拨款和礼品卡。与其他许多组织一样, COYOTE RI 也为性工作者开发了一份资源指南, 并定期更新。<sup>34</sup>

28 ESWA, 2021, 前线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权利组织在欧洲 COVID-19 危机期间提供支持的作用

29 NLO 发布关于疫苗公平的公开信, 没有人留在外面。

30 Agata Dziuban 等, ‘很少又很多’,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波兰性工作者社群内部的团结, 性别、工作和组织 (2021年): 1-12。

31 前线守卫, 2020, 性少数和性工作者权利: COVID-19 危险中的捍卫者

32 我们一直在建设的性工作网络正在 COVID-19 期间拯救我们, 开放民主。

33 性工作者救济基金, PACE 协会。

34 COVID-19 性工作者减少伤害资源指南, COYOTE RI



## …他们在大流行期间记录的第一批死亡不是由于COVID-19, 而是由于性工作者没有得到政府救济导致的贫困和饥饿。

在非洲地区,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一直支持性工作者, 直接向居家性工作者分发PREP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以及食品和卫生用品。据ASWA报告, 在南非、卢旺达、民主刚果、贝宁和肯尼亚, 各团体一直在努力使社群和妓院老板了解COVID-19卫生和安全准则, 以降低感染风险。COVID-19影响调查的受访者提出的紧急支持建议包括, 前往卫生设施的交通、更多的食品包以及允许性工作者与支持他们解决健康和心理问题的组织联系的资源。

在亚太地区, 新加坡的Project X紧急基金“向无力支付租金、无力支付医疗援助、无力支付营养餐或定期餐食的个人及其家属提供了高达800美元的资金”。在印度, Veshya Anyay Mukti Parishad (VAMP) 报告说, 他们在大流行期间记录的第一批死亡不是由于COVID-19, 而是由于性工作者没有得到政府救济导致的贫困和饥饿。南亚性工作者及盟友和VAMP一直努力为性工作者社群提供食物, 作为他们应对这一流行病的重要工作。<sup>35</sup> Durbar Mahila Samanwaya委员会还向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红灯区的性工作者提供尽可能多的食物, 而由性工作者主导银行Usha多用途合作社在封锁期间仍然营业, 使性工作者能够获得他们的储蓄来养家糊口。<sup>36</sup>

## 面向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资助减少且不灵活

为性工作者提供的倡导和项目的资金已经极其有限, 而且持续减少, 许多捐助者改变了他们的优先事项, 将重点放在为COVID-19抗疫提供资金上, 而不是用于艾滋病毒项目, 这影响了性工作者获得保健服务的机会。与此同时, 艾滋病规划署报告说, 2020年11%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是性工作者。据估计, 一年中, 在关键人群及其性伴侣中, 新增97.5万例艾滋病毒感染者 (几乎是全球所有新感染者目标的两倍), 性工作者中新增艾滋病毒感染者16.5万人。<sup>37</sup>

中东欧及中亚性工作者权利倡导网络 (SWAN) 和亚太性工作者网络 (APNSW) 的成员组织报告说, 在大流行期间涉及重新分配预算以更好地支持性工作者社群时, 捐助者缺乏灵活性。在缅甸, Aye 缅甸协会报告说, “一些捐助者不允许将当前的拨款重新分配给COVID救济活动。即使捐赠者最终允许重新分配, 也需要时间才能获得必要的批准, 在此期间性工作者的需求是极为迫切的。” 亚太地区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指出, 评估和研究似乎总是有资金, 但不知何故永远不足以支持社群: “在COVID期间, 我看到了很多评估和所谓的研究和数据收集……有钱资助这个那个, 资助技术人员。但没钱给社群。”<sup>38</sup>

同样, 东欧中亚成员报告说, 捐助者的削减直接影响到其组织的内部能力。

**“我们看到一些组织失去了员工。例如在哈萨克斯坦, 一个捐助者撤出并停止了资助。工作人员变少, 仍然被所有利益攸关方和所有捐助者不断要求参加各种工作, 提供意见。但是人们确实在努力维持他们的组织。”**

SWAN (区域网络: 中东欧和中亚)

35 Tian Johnson, 性工作者、前囚犯和毒品使用者在大流行期间帮助养活世界, 邮报卫报思想领袖, 2021年8月19日。

36 Prema Rajaram, 加尔各答: 索纳加奇的性工作者与大流行作斗争, 希望重建他们的生活, 今日印度, 2021年8月19日。

37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021年, 2021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球艾滋病最新情况-对抗不平等 - 抗击艾滋病大流行40年的经验教训

38 APNSW, 2021, 性工作者在COVID-19期间的生活经历和社群主导的大流行抗击工作

## 媒体与研究者的关注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一直受到更多的媒体和研究关注。大流行对性工作者社群的影响继续为记者和学术研究人员提供丰富的材料。虽然很欣赏研究人员和媒体人士试图揭露不同的观点，并让向来被消声和排斥的群体发出声音，特别是在这次健康和经济危机期间，必须意识到对个体大流行期间现实和需求的认识的重要性。

APNSW指出，记者和研究人员寻求报道和研究性工作者在大流行期间的情况，但缺乏有意义的贡献，

**“是的，媒体关注了很多。那么，在他们做研究或采访后，又做了什么？他们只是发布他们的新闻，他们只是做他们的研究论文。其中一些是有钱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有资金制作预防COVID的传单，上面提到不要接触身体，不要碰这个和那个，但性工作是身体的工作，所以这些传单不是很大的帮助。”**

APNSW (区域网络: 亚太)

## 后大流行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大流行清楚地表明，将性工作者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只会使他们进一步陷入不稳定的工作环境。刑事定罪的危害已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我们必须汲取教训，确保在未来的危机中，能够减轻对性工作者的这种伤害，并加强倡导，以保障他们的人权。随着世界从大流行中走出，各国政府必须明白，以权利为基础处理性工作问题的途径是确保性工作者不被抛在后面的最有效方法。

**…各国政府必须明白，以权利为基础处理性工作问题的途径是确保性工作者不被抛在后面的最有效方法。**

## 减轻对性工作者的伤害

处理性工作者在大流行期间所遭受的伤害，必须通过政府承认性工作者的人权和劳工权以及承认性工作是工作，从而在政治与法律的层面解决。这将为性工作者被纳入其他工人可用的国家社会保障机制打开大门。

可以从几十年来应对艾滋病毒大流行中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与刑事定罪、暴力、污名和歧视斗争。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Winnie Byanyima说：

**“人权法规定，人权不可剥夺、普遍、相互依存和不可分割。确保这成为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最脆弱群体的现实，在这次大流行期间至关重要，但也是摆脱大流行建立韧性社群的基础。”<sup>39</sup>**

<sup>39</sup> COVID-19 抗击工作必须支持和保护性工作者的人权，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 经验教训和推动性工作者权利的机会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报告说，在这次大流行期间，性工作者社群内部的团结与合作得到了加强。COVID-19危机也为组织提供了一个机会，重新强调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我们所做的部分倡导工作是表明，健康不仅与身体健康有关，而且与心理健康有关。性工作者需要感觉良好才能健康和​​安全。大流行是对性工作者权利的反弹，Colectivo Flor de Azalea不得​​不向卫生部重申厄瓜多尔宪法的许多内容，以表明性工作者是公民，应该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享有权利。从结果来看，社群比以前更强大，在流感大流行期间更加团结。”**

PLAPERTS (区域网络: 拉丁美洲)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已证明他们有能力迅速和创新地作出反应，以在地方层面支持和满足性工作者在大流行期间最迫切的需求；社群信任他们提供的信息、建议和资源，特别是在性工作被刑事定罪的地方。然而，如果要发挥其潜力，满足性工作者社群的不同需求，实现性工作者的人权，增加对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资助至关重要。

性工作者继续强调非刑罪化在实现劳工权利、安全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重要性。非刑罪化的理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已证明他们有能力迅速和创新地作出反应，以在地方层面支持和满足性工作者在大流行期间最迫切的需求；社群信任他们提供的信息、建议和资源…**

**“性工作需要非刑罪化，这样性工作者获得政府支持的资格才能得到保证，这也将使性工作者能够更有效地组织与客户会面的安全协议，并共同努力，加强安全和知识共享。”**

女性性工作者，加拿大

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了SEXHUM项目，以审查2016年至2020年间的移民和性工作，比较四个对性工作有不同法制途径的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和美国）。这项研究与COVID-19爆发时间有重叠，表明在性工作非刑罪化和被视为工作的地区，作为国民或永久签证持有者的性工作者在大流行期间能够得到经济救济，从而证明非刑罪化在性工作者获取权利方面带来了切实而积极的差异。<sup>40</sup> 例如，新西兰的非刑罪化模式为许多性工作者提供了与其他工人相同的安全网。<sup>41</sup>

然而，许多没有证件或持有临时签证的移民性工作者仍然被排除在非刑罪化的福祉之外，再次凸显非刑罪化必须包括所有性工作者，以实现没有人被抛在后面。

40 COVID-19, SEXHUM.

41 Anna Louie Sussman, “不必为便士而战”：新西兰安全网帮助被封锁的性工作者，卫报，2020年4月28日。

## 建议

随着世界摆脱大流行, 必须采取一些关键步骤, 以减轻性工作者在大流行期间所遭受的伤害, 并确保性工作者在今后的危机中不会被迫陷入更严重的不安全状况。我们根据大流行中吸取的重要经验教训, 概括如下建议。

- 性工作必须被承认为工作, 以确保性工作者能够获得与所有其他工人相同的社会保障、紧急财政支持和劳工权利
- 各国政府、决策者和倡导者必须积极推行性工作完全非刑罪化, 包括性工作者、客户和第三方
- 社会保障和紧急财政支持应扩大到所有群体, 无论其就业或移民身份如何
- 在危机期间, 性与生殖健康以及艾滋病毒服务绝不能中断。此外, 关键人群的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预防、检测和治疗服务必须获得更可持续的资金, 2020年关键人群占全球所有新感染病例的65%, 占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地区感染者的93%
- 必须在卫生服务部门和移民当局之间实施防火墙, 以确保移徙性工作者能够获得卫生服务
- 捐助者在使用资金应对突发卫生事件时必须更加灵活地改变优先事项, 并且必须优先考虑增加社群主导的应对资金
- 刑法不应用于执行COVID-19相关 或其他公共卫生限制。必须停止对性工作相关活动的逮捕和起诉, 以确保最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得到服务和支持
- 不得以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为理由对性工作者采取惩罚和镇压措施
- 必须停止将性工作者呈现为“疾病媒介”或公共卫生风险, 性工作者被当做替罪羊会增加其面临的污名、歧视和暴力
- 必须停止对性工作者住所和性工作场所的搜查, 保护公共卫生的一切措施必须适度。应增加性工作者可选的紧急住房措施, 并暂停驱逐, 以防止无家可归
- 由于缺乏收入, 性工作者发现自己身陷脆弱, 因此, 他们提供媒体和研究人员采访的时间和专业知识应该得到补偿
- 性工作者社群必须直接参与COVID-19的抗击工作, 包括性工作者主导组织被有效纳入紧急公共卫生规划举措。

## 结论

大流行暴露了并继续突出现有的不公平和不平等, 并过度影响到那些被刑事定罪、边缘化和被排除在社会保障机制之外的人。许多年来, 性工作者的权利倡导者已经强调了刑事定罪造成的伤害, 大流行只是让这些伤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本政策简报放大了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声音, 展示了他们对大流行的应对。简报表明各国迫切需要采取措施, 将性工作者纳入社会保障制度、劳动法和卫生政策, 以便在后大流行世界中, 他们不会像在COVID-19危机中那样被抛在后面。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致力于保障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领导机构的声音能够被听到。政策简报是文献研究和面向NSWP全球成员征询意见的结果, 包括收集来自一些成员的深度信息。

“性工作者”一词反映了性工作者社群内部巨大的多样性, 包括但不限于: 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工作者; 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 感染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性工作;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 年轻的成年性工作者 (年龄在18-29岁之间); 有证件和没有证件的流动性工作者, 以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性工作者; 残障性工作者; 以及被拘留或监禁的性工作者。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zh-hans](http://www.nswp.org/zh-hans)

NSWP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 SC349355

项目支持:

